

# 七十述学

刘梦溪——著

山溪知客香  
坐久觉花香



山溪知客香  
坐久觉花香

山深如客香  
坐久觉花香

# 七十述学

刘梦溪——著

Copyright © 2018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十述学 / 刘梦溪著.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

有限公司, 2018.9

ISBN 978-7-80768-234-9

I. ①七…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0175号

责任编辑 廉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 数 240千字 图35幅

印 数 0,001—8,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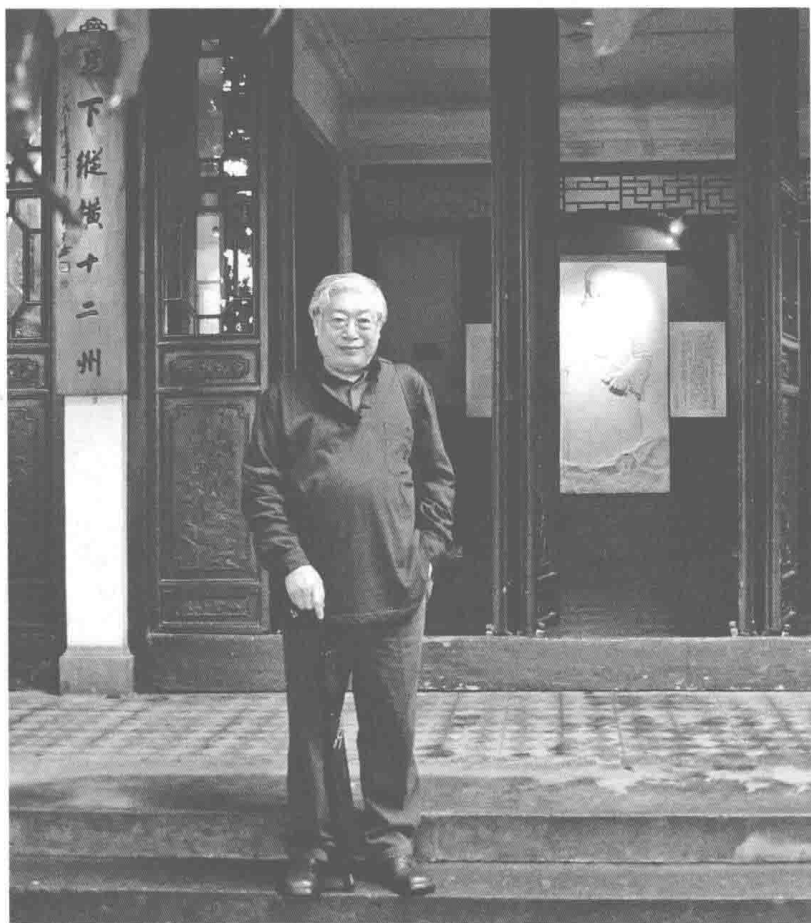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52612;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刘梦溪

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 韩文版, 2016)、《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 韩文版, 2015)、《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新加坡青年书局, 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将无同: 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2015)、《红楼梦的儿女真情》(2016)、《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 2017)等。



作者在杭州蒋庄马一浮纪念馆前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 目 录

第一章	发 蒙	001
第二章	进 学	008
第三章	大 学	019
第四章	学 变	030
第五章	感 遇	040
第六章	反 正	051
第七章	倒 悬	064

第八章	归趣	077
第九章	人史	099
第十章	学缘	120
第十一章	访学	167
第十二章	病课	179
第十三章	讲学	191
第十四章	宗经	236
第十五章	国学	259
第十六章	立敬	269
第十七章	缘起	290

## 附录篇

第一篇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恳谈纪实	297
第二篇	戊子岁尾雅集发言集锦	314
第三篇	《中国文化》创刊词	356
第四篇	《世界汉学》发刊寄语	360
第五篇	读《漫述庄禅》致李泽厚	364



- 第六篇 念育之 373
- 第七篇 甲午岁尾悼庞朴 382
- 第八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问? 388  
——在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一次讲演
- 第九篇 《学术与传统》自序 417
- 第十篇 沉潜学术，传承典范 432  
——走近刘梦溪的学问世界

## 第一章

### 发 蒙

我是农家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年份，即公历一九四一年一月，出生在吾国北方一个名不见图籍的小村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特别的富人，也没有特别的穷人。户与户不是比邻而居，而是各营一地，自成院宅。我家在村子的东南，与各家拉开一二百米的距离。屋后是菜地，菜地周围有树木，几棵樱桃树和几棵李子树，记忆最深。

菜地后面是一条路，可以行车。路北有小溪，向东流入一个渐行渐宽的沟壑，俗称北沟。北沟水流两边长满野草和灌木，间错着柳树、榆树、杨树。最宽阔的一处沟南

缓坡地带，有一片占地几亩的杨树林。杨树很大很高，每到春天，树间草丛缀满红的、白的、紫色的小花。很多好看的鸟也不知何处飞来而赶春了。路边则是一丛丛的马莲，像韭菜，开紫色的花。间以车前子，开白色的花。这是我儿时最难忘的乡间景象。

北沟向东再弯转向北，二三里许，与北河相交。北河是一条不小的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不像北沟，只有夏天才露出真容。北河有非常开阔的河谷地，疯长着茂密的柳条树。柳条树是柳树的一种，丛生，永远长不成大树，一枝一枝的细柳条，可以长到八尺或一丈多高。柳条春天开花，结出茸茸的树狗狗，小孩子们最喜欢了。大人则用来编织各种或实用或装饰的器具。我哥哥的编工很好，每年编的箩筐很有一些收入呢。北河和北沟之间，是大片的农田，土质肥沃，为另外几户所有。我家土地在房宅的东面和南面，收成也有保证。

再往南，又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路，小路南面，是有些传说的两端不见边际的长壕，当地人称老壕，据说古代什么时候，为打仗设立烽火台而修筑的。壕上长满荆棘野草，有路但

不宜行走。小时候，除了北沟、北河，我喜欢玩的，就是这老壕了。曾经试着往东往西走过，但不敢走太远。老壕西面三四里，壕南有大台，台上寺庙叫大台寺，远近闻名的香火胜地。

我出生的那日，按干支是庚辰年的岁尾，因此属龙。相书上说，庚辰龙为怨龙，也许我的心性与此不无关联罢。生我的时候，母亲四十五岁，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哥哥姐姐比我要大出十四五岁。父母籍山东黄县（今改龙口市），二十年代迁来此地。母亲系续弦，前面的大哥，所生长子只比我小一岁。老壕南面五里许，是亮中河，那是一条水流汹涌的大河，大哥的家住河南面，村名叫南河沿。亮中河东南七里，就是我所在县的县城了。

父亲身在农家，却很少事稼穡，兴趣主要在讲书和写字上。他书法不错，举凡春联、礼账、契约等本村和邻村的文案，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懂得一点儿道教的符篆，遇到我发烧，他会写一纸“聚魂单”，在白酒里烧化，母亲边抛洒，边呼唤我的小名，而且叫我答应。究竟有没有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发烧。

我父亲的二叔父，是一位行医先生，我叫他二爷。一副古旧眼镜，手提带铜活的小皮箱，留着几绺白胡须，很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每当他飘然来到我家时，大家最有兴趣的是听他讲《聊斋》。他讲得活灵活现，而且都是夜晚上灯之后，一讲就是半夜。我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结果多少天之后，我一个人不敢走过我家的堂屋。我的爱发烧，如今想来很可能与听二爷讲《聊斋》而受惊吓有关。二爷也教我念《千家诗》，条件是早晨的童子玉液须送他清饮。他还跟我说过，如果手拿两只棒槌，一跃可以跳上房顶。但直到他过世，也没见他试过，这是他留给儿时的我的一个好大的悬念。母亲说他的话不一定靠谱，但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这位神仙二爷，每次他来，都给全家带来欢笑。

二爷讲《聊斋》，我父亲一般不在场。父亲熟读《三国》，但他喜欢讲的是《隋唐演义》以及《七侠五义》《大五义》《小五义》《大八义》《小八义》等侠义小说。每当腊月来临，年关前后，全村很多人都来我家听他讲书。有时他也哼唱鼓词，一种很平很快的说书调。我哥哥姐姐也会，他们也都识字。我父亲监管很严的一个铁皮箱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至少他讲的几种书，还有《石头记》《水浒传》《西游记》《花木兰

征北》《粉妆楼》《玉娇梨》什么的，我是看到过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左传》也有，那是在箱子旁边堆放的几摞书里。如果碰巧父亲不在，箱子又没上锁，我的好机会就来了。可以随意在箱子里翻看，只要一页认识几个、十几个字，就看得很来劲。历史演义和武侠小说对我的影响，可说是沦肌浹髓。我的学认字，也跟乱翻这些书有关。而书箱外面的书，我看的兴趣不大。

父亲认真教过我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他口授，我一句一句跟着念。后来《三》和《百》皆能背诵，《千》由于不喜欢开头两句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没有背。这种口授的方法，常因谐音闹笑话。譬如《百家姓》的“俞任袁柳，酆鲍史唐”，我会悄悄理解为“风包屎汤”，然后自己窃笑。《神童诗》我也很喜欢。“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些朗朗上口念起来特别响亮的话，让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世间唯有读书最好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听大人念过。问父亲两句的意思，他不答。母亲说，书念好了，长大娶好看的媳妇。

我十岁以前，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生长的。听二爷讲《聊斋》，听父亲讲侠义，背“三百千”，自己乱翻书。如此“家学”，也就思过半了。很少和小朋友玩，倒是喜欢跟姐姐、嫂嫂在一起，听她们说笑，她们都很疼怜我。大哥和三哥会木工手艺，他们那些工具，令我迷恋不已。至今我的喜欢各种工具，潜源实在此。母亲的善良，远近无人不晓。不知有多少妇女儿童，得到过她的帮助。父亲说她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人。我到三四岁，还吃母亲的奶。好像是她走到哪里，我都想跟到哪里。我的恋母情结，可想而知。她吓唬我的名言是：“我今儿不打你，明儿不打你，后儿指不定打你不打你。”姐姐出嫁到县城，她常去探望，有时一次住上好多天。父亲也常有事在外面。每当黄昏降临，我一个人跪在窗前，无声而泣地盼念母亲，也是儿时真切的记忆。特别当嫂嫂走过来劝慰，说别哭了，妈妈很快就回来，我会更加难过。

我的这位嫂嫂，是二哥的妻子，年龄比二哥小很多，长得俊俏，对我的照拂无微不至。一九九二年，清华大学召开纪念赵元任学术座谈会，一个女生演唱赵元任作曲、刘大白作词的《卖布谣》，其中有几句歌词是：“嫂嫂织布，哥哥卖

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听得我竟流下泪来。后来，一天夜里忽入一梦：嫂嫂笑盈盈向我走来，两颊红润，年轻而美。第二天打电话给哥哥，他说你嫂子昨天没了。去年春节，姐姐的女儿一家路过北京，与我见面，同来的有二哥的一个孙女，我对她格外顾惜，希望尽量有帮助于她。我大嫂三嫂对我也很好。母亲常说：“老嫂倍母。”也许我的恋母情结也转移给了嫂嫂一部分吧。

十岁前我没正式上过学。邻村一位乡先生，是父亲的老友，他办的一个只有五六个学生的私塾，我断断续续念过。《三字经》外，多了《论语》《孟子》和《诗经》。《诗经》我喜欢，《论语》也有好感，唯不喜欢《孟子》。致使为人师后一个时期给研究生开书目，常常有《论语》而没有《孟子》。儿时的影响可真是根深蒂固呵！直到自己研究《孟子》，才知道亚圣之学渊深无涯。



## 第二章

### 进 学

一九五〇年春节过后，我上了小学，时代背景转换后的新型小学。

由于有前此那许多杂学旁搜的基础，学习非常轻松。轻松的结果，增加了顽皮淘气。给同学起名号，给自己改名字，来源都是侠义小说。喜欢乐器，喜欢画画。画没画好，乐器小成气候。村里一个叫德成的在外地上班的蒋姓青年，比我大十有余岁，一回来就找我一起拉二胡。他还会吹横笛。儿时很少跟小朋友玩，现在跟大朋友玩很高兴。幸好老师还没有嫌弃，一有全区观摩教学之类，总装扮我出场应对。语文